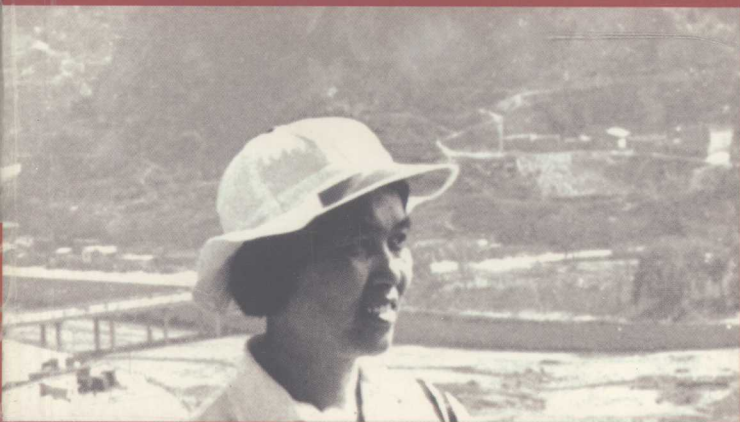


周珂 著



一个女记者 的视野

文匯出版社

周珂 著

一个女记者 的视野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女记者的视野 / 周珂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4. 7
ISBN 7 - 80676 - 625 - 1

I. 一... II. 周...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7509 号

一个女记者的视野

作 者 / 周 珂

责任编辑 / 车明玉

封面装帧 / 卓东东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 /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320 000

印 张 / 10.875

ISBN 7 - 80676 - 625 - 1/G · 349

定价: 25.00 元

写在卷首

为自己编一本新闻作品选,这个念头萌生在《中国晚报学》的“大纲”和“理论篇”完成之后。

上个世纪末,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决定出版一本《中国晚报学》。我承担了上述两个课题。在这之前,没有人系统研究过社会主义晚报学理论,没有现成资料可借鉴。一切要从头做起: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闻观点;采纳新闻界前辈对晚报的真知卓见;通过解剖典型,研究新中国晚报从发生、发展、曲折到成功的历程,从几代人摸索、创新的办晚报经验中,寻找出规律,概括出理论。而研究经验,必须分析广大晚报人采、写、编的实践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我自思做为从事新闻工作半个世纪、办晚报数十年的一个报人,深知其中艰苦,也深得个中乐处。何不选若干多年来刊出的稿件,收拢成册,算做探索晚报理论的一点注解,一点参考,也是个人敝帚自珍的一点纪念。

我是新中国正规培养的第一代新闻记者。1949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市新闻处当记者,1956年调到新民晚报,以后一度到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81年回晚报参加筹备复刊,继续办晚报,直到离休。在这些新闻单位中,采发新闻报道,编审新闻稿件,撰写言论,以及长时期做采访指导和业务管理工作,经历行当不少,却始终没有脱离采访和写作。这一方面是继承了我国新闻事业的传统,也是自己的爱好和愿望所致。然而,早年我接受名家“报纸文章乃短命文章”之说,记者在媒体上发表的稿件,只要在当时发挥了应有的社会影响之后,便完成了历史任务。因此,我从在新闻处跑新闻开

始,漫长的岁月里竟没有留下一份底稿,一张剪报,包括被收进有关选集或被改编为文艺作品的稿件,都没有资料保存。

这种一无所有的状况,当我想选这个本子时遇到了不小的难度。开头只能凭记忆,往茫茫报海中去搜索,整天坐在资料室里翻阅纸合订本,弄得头昏脑胀,便想打退堂鼓。幸好有老同事和新闻系师生给我一批打印稿,几份目录和一些选辑、剪报,使我得以顺利继续。及至进入 21 世纪,有了网络、光盘,只要输入姓名、笔名,便可迅速检索到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这才让我在近几年疾病缠身之际,收集到一批署了名的新闻作品和纪实文章,大致可以反映出不同时期我视野所及的某些景象和思考。最后筛选成这本粗糙的册子。

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时代一角。选有通讯、特写、散记等。记叙半个世纪中,在本市和国内外采访、见闻的一些人和事,发表在新民晚报和其他一些报刊上。

言为心声。选收为晚报和广播撰写的新闻评论、社会小言论。用笔名石雨、俞晴、奚丰淑等,先后发表在集体和个人专栏《随笔》、《未晚谈》、《广播杂谈》、《今日论语》、《读信随感》、《谈家常》、《生活琐谈》。

实践—认识。选收学术论文若干篇章。总结新闻业务实践,研究办晚报、办广播经验,从感性认识提炼为理性认识。

人生回眸。实录作者学习、工作,与时俱进的历程,回顾生活的甘苦,忆念亲情、友情。

收罗旧作,选成书稿,如释重负。但愿让读者对作者有所立体了解,不吝批评指教。有生之年,希望尚能努力耕耘,为人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建设小康社会献一份余热。

衷心感谢鼓励、督促、帮助我出版此选集的党组织、同事、友人,以及子孙们!

周珂
2004年5月

目 录

写在卷首/1

时代一角

戳穿伪善面具 揭露间谍罪恶/1
“幸亏有了婚姻法”/3
亭子间的灯光/6
施老太杀鸡/8
“飞龙”腾空记/9
访四鳃鲈鱼的故乡/11
听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12
看毛主席与人民代表一起投票/13
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15
海关大楼的荣誉/17
黄漱华的四个夜晚/18
根深枝叶茂/21
革新状元出在豆腐店/23
瘟神送出青浦县/25
警民友谊桥/27
花地访蜂居/29
看牛蛙/31
荠菜的故事/33

飞越云贵高原/35
师徒制灯/37
耕牛休养所/41
豫园探宝记/44
朵朵红花献烈士/45
途经止园/47
木石姻缘/49
“龙宫”取宝/50
槟榔芋的故事/52
春江水暖访鸭乡/54
宜兴玫瑰/55
铁路之女/56
大海上的姑娘们/58
王孝和在学运中/60
青草·鲜花·苍松/61
灵丘路考与备考/67
古猗园里巧遇苏绣大师/68
“慈溪杨梅甲天下”/70

隐蔽战线上的杰出英雄/71
沐新千年阳光 探神仙居幽深/83

延安散记

从“八办”到延安/85
来到了南泥湾/86
宾馆与窑洞/87
延安——上海/89
杜甫和延安/90
嘉岭山与范仲淹/91
洛川塬上行/92
花原头访牡丹/94
桥陵祭祖/95
将军画竹/97
铜川遇险/98

旅美散记

色彩的故事/101
列席众院会议/102
小游仙人洞/104
飞车曼哈顿/105

好莱坞历险/106
洋大饼洋油条/108
访世外桃源/109
救火会餐厅/111
大西洋赌城/112
在纽瓦克机场/114
美国大学生/115
旧都费城一瞥/117
棒球场上看美国性格/118
逛美国“跳蚤”市场/120
见识美国家庭式旧货铺/122

旅法散记

凭吊巴黎公社墙/124
在巴黎登高/125
“机器楼”/126
巴黎乞讨者/127
密特朗与卢浮宫/129
“玛米达”们/130
小住比利牛斯山/131
花都玫瑰园/134

言为心声

新闻评论

人定胜天/137

清明看风俗/138
“五卅”的种子/139
“更加众志成城”/139

好读 苦读 乐读/140
多写点孩子/141
致公民某/142
压不倒! /143
“红楼”冤/144
欢送/145
从“一”出发/146
打篮球的比喻/146
韩山河的启发/147
听孩子的歌声想到/148
一杯清茶见深情/149
华佗再生/150
火车进站的学问/150
赞为科技人员当后勤/151
明镜高悬/152
盖得广厦千万间/153
年夜饭和金饭碗/153
争当巧媳妇/154
发扬“人梯”精神/155
赞赞居民的贴心人/157
历史的镜子/158
请“冤家”们三思/159
“随遇而乐”好/160
伟大的社会调查/161
同心同德/162
国庆——家庆/162
靠海吃海/163
“金钥匙”妙法无穷/164
从女排想到中华妇女/165

“吃产品”析/165
愿吴越春光长驻/166
心心相印/167
余热生辉/167
踢足球的启示/168
文明人有新事/169
小事情 大潮流/169
杨怀远借海风/170
吴佩芳风格/171
荣福村的联想/171
三十三年前后/172
名中医董庭瑶治病/173
“红牌牌”的名与实/173
姑妄言之/174
爱你的母亲/175
“眼睛盯着他们”/175
“闯世界去，好!”/176
赞美杨浦绿/177
江那边呀好地方/177
唱《团结就是力量》/178
赞大学生献血/179
“平平安安回家”/179
在“护绿队”面前/180
喜看上海人食有鱼/181
“不老松”与“支柱”/182
“高抛”——请住手/182
“承诺”之后/183
手莫伸/184
国兴旺 家小康/184

社会小言论

台风来时/186
 树倒大家扶/186
 爱护人民币/187
 撒茄子的汽车/187
 别忘了西瓜皮/188
 农民要看电影/188
 无独有偶/189
 说“客”/189
 指责得好/190
 马路仓库/190
 收信人诉苦/191
 傻哉,赌吃/191
 看看什么风俗/192
 别杜造怪词/192
 嫩嫩烧烧须小心/193
 冒险不是勇敢/193
 $40=76=26$ /194
 请“舍鸡为人”/194
 别让死老鼠害人/195
 “雾”迷报栏/195
 “小袖珍”提意见/196
 “大而化之”先生/196
 看戏请脱帽!/197
 忙春节/197
 倡议节日卫生/198
 从扫雪想起/198
 勿做吸烟接班人/199

要求不被烟熏的自由/200
 为孕妇“呼吁”的由来/200
 再谈让座/201
 药渣和旧俗/201
 褪去“雅”衣/202
 雨天的矛盾/202
 要走“正路”/203
 贴邮票的讲究/203
 推桥头不如灭蝇/204
 要多管“闲事”!/204
 收到“疑难”信后/205
 不许老鼠上台/206
 关于“救火龙头”/206
 我们的愿望/207
 可敬的新娘/207
 不冷静的一铲/208
 请给宝宝挑生日/208
 罚款要当真/209
 代母鸡看病/209
 新春写春联/209
 吉庆有余/210
 礼品交换站/210
 三早抵一工/211
 毛脚女婿上门/211
 老校长的楼房/212
 路边的“臭虫”/212
 学雷锋插曲/212
 橡皮鱼公案/213
 现代“世外桃源”/213
 可笑的是谁/214

抢桌子的喜剧/214
蚕豆风波/215
小孙孙含烟斗/215
哗哗水与滴滴水/216
春节——文明节/216
婆媳让房/217
秋光照眼明/217
“橡皮筋蛋糕”/218
晚娘与佳话/218
姑娘，请加餐！/219
尊老与文明/219
“补偿”与损失/220
在废品中闪光/221
苹果和蜜梨/221
余师傅应该说/222
老蒋升了“三级”/222
幸福不忘毛主席/223
冬雪宝/223
八旬翁表衷情/224
笑送猪年/225
可怜的新娘/225
青年的心/226

保姆也是产业军/226
会说话的破烂/227
把公字写得浓一点/227
“大老粗”请摘帽/228
新祝愿 新礼物/228
真聪明/229
七巧节乞巧/229
“比爷爷”/230
敬老插曲/230
孩子的兴趣/231
老李“挖邪”/231
路边“芳草”/232
阿孔打电话/232

薔薇花下

看“鸡爪队”表演/233
钻洞失足记/233
银蛇狂舞/234
孙悟空的尾巴/235
怪鸡与怪经理/235
天女散“X”/236

实践——认识

广播要有自己的评论/237
和青年朋友谈谈广播/241

正面为主 丰富多彩/247
什么是晚报？/254

建立社会主义晚报学/256
新中国晚报的两个字理论/265

新中国晚报八大特点解剖/273

人生回眸

我的家乡慈城镇/275
追祭父母亲/276
铁蹄下的萌动/278
黎明前的战斗/282
难忘的新闻馆/291
我的第一篇统发新闻/295
采访陈毅市长做报告/296
地方报记者首次踏进怀仁堂/297
我的广播缘/300
新民晚报复刊前后话中兴/304
痛悼亲人 追忆战友/308

林放与广播/317
陈仲信烈士和他妈妈/319
半个世纪的思念/320
四明公所杂忆/322
奶奶学电脑/323
我躺上汤院士的手术台/324
想起了校歌/326
百岁苏老——邻家爷爷/327
公今度和老教授们/329
迎复旦大学百年校庆/332

戳穿伪善面具 揭露间谍罪恶

今年1月间,上海市淮海中路泰山公寓搬进了两个神秘的人。这两个人在一号八室住定后,立刻从门口直到卧室床头装起了警铃、警灯,还在大门上配了三道牢固的大锁;这两人一个叫田望霖,一个叫林仁,都以天主教神甫为职业,但是,他们做的却完全不是神甫的事情。

田望霖原来是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的心腹:黎培里在中国控制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反动活动时,派田望霖为组长;黎培里被逐出中国国境时,留给他两千元美金作活动经费;去年,黎培里还给他秘密传来“指示”。田望霖又为帝国主义间谍才尔孟所赏识:才尔孟被逐出中国国境前,密令田望霖继承他的间谍任务。田望霖接受命令后,就勾结林仁,从1951年起,有计划地广泛地进行情报特务活动。田望霖是个狡猾的家伙,在他干罪恶的间谍勾当时,他已经研究好了三种密码,两种密写和许多代号作为传送情报的办法。他的密码之一由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分两行,以A和N对换使用编成。另一种密码是以圣母像为封面作掩护的小册子,用时以五个字母一组代表一句句子。还有一种密码田望霖认为是“精心杰作”,它由一本经过编排的法文拼音字典和一支特制的小尺做成,可以翻译任何一个字成为密码;在这种密码的一张“常用字表”上,他集中了几十个逮捕、监狱、特务等政治性单字。田望霖说:“这种密码本不多,其中有一本我要巴黎的伊丽果依扬寄到香港去,她把它寄到了香港美国领事馆。”

密码专门用来向国外、海外传送情报。田望霖和林仁两个比利时人先

后用它们向国外的特务机构发出了三十份编成情报，取名“MEMEZTO”，详细报告我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的情况。

这些情报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种特别阴险毒辣的办法是：收买和欺骗年轻幼稚的天主教徒进行罪恶活动。林仁常用一副伪善的面孔勾引青年教徒去刺探情报，并为他们排定汇报时间，从清晨到深夜，不让有两人相互碰面。多禄和嘉禄兄弟俩，都被林仁利用，但由于每次汇报情况后林仁嘱咐“严守秘密”，因此这两兄弟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各不了解，处在相互隐瞒、相互猜疑的生活中。林仁勾引青年犯罪的恶毒情况可从向明中学学生青年教徒吴宝昌的遭遇中看出。吴宝昌说：“……林仁先后给我二十四万元钱，叫我刺探情报，我汇报有重要消息时，他就满面笑容极力捧我：请我吃大菜，送我金十字架和袜子，还称我为‘红衣教友’；但我汇报不出时，他就立刻冷冰冰地对待我了……林仁和田望霖还要我拣‘人多的地方’散布反动谣言，并叫我‘准备坐牢为主殉教’……”在间谍活动中，田、林两人不仅布置了广泛的情报网，而且还布置了好几个“继承人”，准备长期和中国人民为敌。

师保禄是他们最看重的爪牙之一。1952年4月，田望霖亲自教会了师用密写、代号的方法，并派遣他到保定去联系、刺探情报，临行一再叮嘱“要谨慎”，“把情况用唾液密写报告”，还详细指导师要用“家长负责，子弟做工”的办法开厂，以防泄露秘密。师到保定后立刻勾结了帝国主义分子平静修（已被逐出国境）和圣母军分子多人，并照田的意见开了一个裕华洋钉厂。师保禄说：“开厂目的是‘团结他们’，并可钻政府号召生产的空子，又可以以公开业务会议为名，集会讨论问题。”厂的经费完全由田犯从上海寄去，重要问题也由他们密写指示。1952年年底，师计划打入河北省第五劳动改造所刺探在押反革命分子情况，后田望霖命他来上海先详细报告监狱情况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在保定休养的情况。田望霖和林仁对师的活动很满意，就决定把师列为“继承人”之一。田望霖把国外情报站的地址告诉师，要师在他们“离境后继续报告”，并嘱师要“坚持下去，等到美蒋反攻”。

田望霖物色的另外一个“继承人”叫林鸣奎，是他在比利时的同学，懂得法文。林鸣奎在利诱和伪善欺骗下，对田的指使也唯命是从。他打入土山

湾孤儿院的工会基层组织刺探情况，并经常给田翻译情报。田望霖曾把巴黎寄来的两千元美金装在一本挖成空心的西装书里交给林鸣奎保管，并答应把其中一部分留给林鸣奎日后做经费。田又把密码本、传递情报地址、关系人名单交给林鸣奎，嘱他如有意外，即用密码报告国外，并继续收集情报，向国外间谍机关递送。

但是，尽管田、林两犯行动如何隐蔽、诡秘，人民公安机关却早就洞悉了他们的阴谋。知道他们底细的爱国人民包括爱国教徒也从外埠和本埠寄出了检举信。1953年3月25日那天，罪恶的帷幕被揭开了。田犯所布置的警铃、警灯、重重门锁都失了效用，公安人员顺利地在现场找到了这批间谍特务分子的罪证：第三十号情报底稿、大量美钞、密码本、化学药水、国内外情报网地址和来往信件等等。接着，密码、密写也由公安机关一一识破了。受骗的教徒们在爱国爱教的正义感支配下，纷纷揭露了他们的阴谋。在铁的证据面前，田望霖和林仁不得不在中国人民的面前低下了头，他们在法庭上一一供认了犯罪的事实。

一切事实确凿地证明：田望霖和林仁正是两个不折不扣躲在黑长衫下面冒充神甫的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分子，他们过去长期利用宗教作掩护，进行着破坏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罪恶活动。现在，他们的一切假面具已被戳穿，应该是受到正义审判的时候了。

（原载《解放日报》 1953年6月16日）

“幸亏有了婚姻法”

——女工唐桂英控诉封建婚姻

我是上海国棉七厂的落纱女工，苏北兴化人，今年三十九岁。毛主席共产党的婚姻法把我从苦井里救了出来！

我十六岁就进工厂，隔了两年知道了当我才九岁的时候爹已经把我许配给了一个豆腐店的小开。这个小开好吃懒做，不务正业；从七岁开始读书，读到十八岁连一封信还看不来。他母亲是村里跳神的巫婆，尖刻有名。我那时还不懂这是什么“包办婚姻”，但想到自己靠双手吃饭，去嫁这样一个

不正派的人心里非常不愿，就回家要求解除这头亲事。谁知我父亲没等我说完就打我一顿嘴巴，虎起脸说：“你这丫头好胆大，好人家的女儿不许讲这种丢脸的话。”我妈虽然也知道我婆家不好，但她自己也常挨父亲打骂，没法子保护我。我自己一人没人撑腰更没法子，二十一时就被父亲强迫着嫁到朱家去了。出嫁那天，我一路哭了三十里地，只怨自己命苦，但还不知道跌进了火坑。

一过门，他们就不让我做厂了。十八年来我没有过过一天人的日子。记得结婚后第十一天，婆婆叫我磨豆腐，我一人力小磨不动，他们母子两人就开始下毒手给我一顿打，说是做规矩。婆婆捧着我的头往墙上碰，右额角撞了个窟窿，鲜血直冒，流了一身，他们毫不动心。以后我每天要磨豆腐，还种地，一切重活都要做，起早摸黑当牛马。婆婆跳神的佛堂我不能当中走，说我人污秽要冲犯老佛爷。她常故意说佛降了身，要罚我“不孝”，叫我一跪几个钟头，跪得我两眼发黑站不起来。平常他们吃鸡鸭鱼肉，我只能吃剩菜冷饭，还常挨饿。有一次，婆婆的女婿来了，叫我杀鸡，我不会，偷偷请邻居帮了忙，他们就说我在邻居前面骂他们，丈夫一把拉住我头发，姑丈用脚踢，婆婆狠狠的用拳敲，还咬着牙用劲扭我。我被他们打倒在地上，喊也喊不出了。不管我几天躺着不能动，他们一口水也不给喝。堂房的妯娌同情我暗中送来一碗米汤，又给婆婆撞到了。恶婆婆一巴掌把碗打翻在地上，毒辣地说：“饿死她还不是死条狗，她死了，我家儿子再娶一个。”这种折磨甚至在我养孩子时也不能幸免。我大肚皮时，婆婆还尽拣重活叫我做，仍旧得不到一餐好吃。我养下第一个孩子不久，实在看不过丈夫的浪当相，说了他一声“懒”，他们母子俩又扑了过来，大冷天把我衣服剥光丢到地上，一个揪住头，一个用木棍在上下身狠狠打，用脚乱踢。我立刻被打得昏死过去。醒来后想想实在伤心，心一横就冲出门去跳了河！后来，乡亲们把我救起送回娘家；我已经半死了。妈妈只会守着我哭。我三哥在上海做工回家，看我浑身青肿发紫，就和姊姊两人支持我，叫我伤好了出走；劝我不要死，孩子还小。但大哥二哥封建思想，怕我走了遭人笑话，就不管我死活，逼着我回婆家。我为了孩子只好回到这个活地狱，每天吞着眼泪挨下去。

后来，乡下荒年，丈夫要跟着我让我养活，就叫我带了孩子到上海来做工。我满以为离开恶婆婆，总可少受些虐待了，谁知二流子成性的丈夫更勾

结了反动派照样压迫我！那时候，我一天十多个钟头做工，累得腰都直不起，回到家里还要服侍他；发了工资自己一个钱也不许用，交迟了又要被毒打。有一次我三哥实在看不过，跑去和他评理，他就立刻勾结伪甲长把我兄妹俩抓进伪警察局，无缘无故判了三年徒刑。关了三天，我三哥想法借了二担米，我们才被放出来。他对孩子也是恶声恶气，毫不爱护。有一次他抢了孩子一个馒头，孩子哭起来了，我说：“你要吃我给你去买好了，为啥要夺孩子的？”他老羞成怒，骂了声“妈的皮”，就一拳把我打倒地上，对准我胸口狠狠踢了六七脚，还不肯歇手，竟去找了一根削尖的竹竿，猛地朝我头上插下来。我吓得惨叫一声，赶紧把头一歪，竹竿戳进了左额角，我痛得又昏死过去，血流一地，头发都浸透了。以后，他待孩子更不好了。我的大孩子，在六岁时出痧子，他不让我停工照顾，自己又整天出外赌钱，把孩子锁在屋里。可怜的孩子就这样活活地被折磨死了！

上海解放后，姊妹们生产高高兴兴，我可常一个人躲在马桶间里哭，做什么也没劲。去年厂内推广速成识字法，我被推上了。我想识了字有办法了，满心欢喜，识字非常用功。但是第一天他就因为我回家晚了，扑过来一把抓破了我的脸，又拳打脚踢，打得我全身青肿，我儿子在旁帮我说话，也被他打得脸上发青。我在班上努力记住的生字回家就被他打忘了。厂里姊妹见我三天两日脸上被打坏，很关心我；这时女工委员也来详细了解我的情况了。有了大家的撑腰，我顿时勇气百倍，我不顾自己快要生孩子了，坚决要求工会做主，和他打离婚！起先我丈夫还威胁我不准离婚，在法庭上很强横。但后来连我十二岁的儿子也当庭说：“他不劳动，是二流子，欺侮母亲。”邻居也都指责他。去年9月，在工会和人民法院的支持下，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去掉了这根套了十八年的铁锁链；人民法院终于判准我和他离婚了！

离婚以后我浑身轻松，好几次从梦里笑醒来。十八年黑暗恐怖的日子像蒋匪帮一样永不再来了！毛主席真比我的亲娘还亲呀！虽然我脸上五处大疤还在，天气一不好时全身仍要酸痛；我也想毛主席共产党早来二十年就好了，我不会吃这么多苦了。但是我又想如果共产党迟来二十年，我早白骨化灰了，很多受压迫的妇女也要死了。现在我终于脱离苦井见了天了，所以我想，如果不努力生产就对不起毛主席。过去我上工老脱班，现在我早上每天等着开厂门，常常当我收拾了三部车子才接班；过去我揩车没精打采，

现在我揩得又快又清洁，因为清洁做得快可以多结头；走路脚头也轻了，学习、工作都有劲了！过去我身边不能留一个钱，现在我自己支配工资了；过去姊妹们只见我愁眉苦脸，现在我从心里笑出来了！过去十八年抵不了现在的三个月，我深深感到我所以能翻身是全靠共产党毛主席，幸亏有了婚姻法！

（原载《文汇报》1953年4月1日）

亭子间的灯光

陆大姐实在古怪，住在上海市区，放着又明亮又方便的电灯不用，却长年累月的点着一盏小煤油灯。每到晚上，她那亭子间窗子里透出来的昏黄灯光，和周围强烈的电灯光对照，实在太不相称。

陆大姐点不起电灯吗？显然不是。她丈夫老吴，是帆布厂的工人，每月工资供养妻子、女儿，连自己三个人，足足有余。而且，电灯也并不比煤油灯贵多少。那么，陆大姐是偏爱煤油灯吗？也不是。前几年，每当煤油缺货的时候，她就要唠叨：这个“老式灯”，真教人心烦哪！不过，邻居劝她装盏电灯时，她总是一口就回绝。

陆大姐的煤油灯，长期来，在附近居民中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十三年前的一个春天午后，在邑庙区一幢沿街二层楼的屋子里，两位妇女吵得正凶：陆大姐气忿忿地说：“我们家的电灯又坏啦，你们每天在露台顶上打风箱生熨斗，乒乒乓乓的震坏我的电灯泡不知有几个啦！”住在三层楼的周大嫂也有理由，“阿大他爸做裁缝，不生熨斗还行？”陆大姐反驳：“生熨斗，不可以轻一点吗？你明明知道露台下面是我的屋子，你不是欺我老实，故意为难吗？”周大嫂冷笑一声：“这年头三个铜钱租间屋，我爱怎样便怎样。”……这场架吵得个没休没完。从此陆大姐就下定决心，拼口气，把好好的电灯给拆掉啦。

说也凑巧，这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热，陆大姐在亭子间里烧煤炉，闷得吃不消，便到楼梯口上去烧饭。这楼梯口原是周家下楼必经之路，周大嫂见炉子放在这里，心里已有三分气。有一天上午，周大嫂的小儿子一个不小心，从三层楼的楼梯上滚了下去，跌在正烧的煤炉旁，一锅豆瓣汤全倒